

##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专题之二

**六**百年前，紧挨着福州的长乐太平港，不仅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而且也是每一次下西洋的惟一备汛风港。因此，福州与长乐两地留下了众多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传说与遗址。同样，也有不少反映人类这一伟大壮举的俗言俚语词汇，至今犹存活于民间。

## 当劬𦍋

比如，人们往往在忍受不了某种巨大的压力时，总会脱口而出说：“受不了啦！”然而，福州人却不作这样的正面表述。他们习惯于说“当劬𦍋”，或“实在当劬𦍋”。

其实，这是一句已经死亡了的行业专用语言。方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域方言，一类是社会方言，也就



作家在寻觅郑和足迹期间摄于滇池

# 福州方言俗语中 残留着郑和下西洋遗迹

文 / 池敬嘉



是行业特殊用语。“当劬𦍋”就属于后一类型。

原来，六百年前，福州方圆十邑特别是沿海一带，成千上万的渔家儿女应聘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服役。他们应征上了郑和下西洋的各艘船舶后，大多栖身于船舱里摇橹。一般情况下，掌舵者都是极富行船走海经验的人，福州话叫“老𦍋”；摇橹的人，在经验上往往略逊一筹，而且多是孔武有力的后生。所以，更胜任摇橹。

古代行船走海，一靠风力，二靠人力。所以，古人视帆船大小，往往按船舷两侧排列的橹数指标：二六橹，二八橹等等。所谓二六橹、二八橹，就是船两侧各设置六支橹或八支橹。一艘船上有十二支或十六支大橹，每橹需十至三十个壮汉方能摇得动。几十个、几百个摇橹手，更须齐心勉力而为。因而，福州方言把摇橹手叫作“劬𦍋”。当“劬𦍋”就是当摇橹手的另一种说法。

从古代汉字会意结构法，“𦍋”字系万与力的组合，虽然读起来与“迈”同音，其实是大家勉力的意思。一橹不仅要几十个人齐心勉力而摇，而且，由于船舱低矮，摇橹手得弯屈着身子。在福州方言中“𦍋”与“埋”音近，有形容半蹲着身子的意思。

试想，一个人弯曲着腰、半蹲着身子使劲，时间一长，无论体力还是耐力，都受不了。于是，自找苦吃的摇橹手们便相互揶揄道：“当𦍋𦍋”。然后，还会添加上一句带有情绪色彩的重复：“实在当𦍋𦍋！”

当然，“当𦍋𦍋”这一句的本意早已死亡。然而，从摇橹手这一特殊行业假借过来的蕴含着“受不了”真切感受的用语，至今还鲜活于福州人的口头。

### 二𦍋脚

福州话中的“𦍋”字，就是指舵。“老𦍋”，就是老舵手。郑和一号宝船上的舵非常大，所谓“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957年在“六作塘”出土铁力木大舵杆，杆长11.07米，约五六人高，横截面略呈四方形。杆的一端有长方形穿孔，可安装转舵用的木柄；下半部有榫槽，可安装舵叶。从榫槽长度判断，舵叶高度超过6米。这些大舵，不仅可随水之深浅升降，而且还备有多只船舵，一只正舵，必配若干副舵，以防不测。因此，掌舵者亦分“老𦍋”与“二𦍋”。

福州方言中的所谓“二𦍋脚”，就是指在郑和宝船上充当后备力量的脚色。一般情况下，轮不到“二𦍋脚”扳舵掌握方向。所以“二𦍋脚”这类脚色，往往比“老𦍋”空闲，责任也不大。时间一长，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不良陋习。可是，一旦遇到大风大浪，需要“二𦍋脚”出手帮忙，由于“二𦍋脚”脚色长期养成的习惯，行动大多缓慢。然而论功行赏时，“二𦍋脚”却争先恐后。这时，评功官员便会诘难：你在船上是什么脚色？“老𦍋”代答：他只是“二𦍋脚”！于是，在福州方言中“二𦍋”和“二𦍋脚”就成了偷

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福州人对工作中偷懒者，往往指斥为“二𦍋”或“二𦍋脚”。

### 没块投泊

虽说方言费解、难懂，然而却充满着人情味。像福州有一句口头语“没块投泊”，就是“没一块港湾可供投泊”的缩语。追溯其根源，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为了开辟从古里到忽鲁谟斯航线，不得不横穿浩瀚的印度洋。而印度洋海面风云变幻莫测，虽说有经验的水手会在遭遇风浪前夕根据一些征兆作出准确判断，但由于远离海岸线，没有一块港湾可供投泊避风，因而损失惨重。后来，每当横穿印度洋时，水手们便记忆犹新地提醒郑和：这一带海域没一块港湾可供投泊！这句记录了当年郑和开辟航线艰辛的话，已演变成了今天人们用于形容流浪儿无家可归的专用词。这一演变，就充满着人类的怜悯。

### 洋当池，务里去

福州有的方言俗语，在口头传承

时有些生涩，然而却非常生动有趣。比如，日常生活中，包工头招聘工人时，往往会问应聘者某方面的手艺如何？而应聘者总会谦逊地回答：“洋当池，务里去。”

这句话，不要说外来客，即使如今的福州人，也会觉得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可是，一旦挑开云翳，就能体味出这句话的生动与它的趣味性。

福州人，跟着郑和下西洋，可以说，踏遍了惊涛骇浪。每次返航后，绝大多数的船舶都停泊在长乐太平港整修，而郑和还得乘船前往有六国码头之称的太仓浏河，从那里上岸往南京向永乐皇帝汇报交差。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福州籍水手民梢，还不能休假回家。对福州人秉性了如指掌的郑和，为了避免遭遇推诿，故意用激将法问这些福州人水手民梢：“你们敢驾船驶进太仓浏河吗？”

“嗨！”福州籍水手民梢，是这样回答郑和的：“我们‘洋当池，古里去，’一个太仓浏河能难倒谁？”



作家池敬嘉华瑜夫妇在探讨小说提纲

“洋当池”，即曾经沧海的意思。试想，浩瀚无边的西洋，在六百年前的福州人眼里，也只不过如同一池春水。所以，他们非常自豪地回答郑和，把“洋”当作了“池”，古里那么远的地方都去了，何惧这么近的太仓浏河？

古里即今天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六百年前是国际贸易港。郑和下西洋头三次目的地，均为古里。在福州方言中，“古”与“务”音近，所以“古里去”，几经演变，成了“务里去”。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过得去。可是，一翻译成现代汉语，方言俗语中的生动性便大打折扣了。

### 犀兕碰着砂

语言学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些方言俗语未被日新月异的生活淘汰，还顽强地存活于人们的口头，正是因这些语词指示事象的正确性、直观性非常形象化，所以该语词才极具生命力。

比如：犀兕碰着砂。这是福州方言语汇中非常生动的一句比喻。而且往往得在福州人吃饭的时候才有这句话。农家晒谷子，都是放在地上，容易混入砂子。在碾米加工时，其设备又很难将细砂挑剔出来。因而吃饭时，牙齿咬到砂子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候，人们往往会用“犀兕碰着砂”这句俗语话嘲讽或自讪。

其实，犀兕碰着的不是砂，而是狮。

郑和下西洋共有二百多艘艚艚大舰，分成宝船系列、坐船系列、战船系列，以及粮船、水船和马船等等。马船，原先是专门用来运送马匹的，后来，也用于运输其它的货物。如郑和两度从非洲带回狮子，就放在马船上。第一次负责饲养狮子的两位民工十分恐惧。随船入华的非洲进贡官员告诉他们，狮子只怕犀牛与豸这两种动物。于是，这俩位老兄在给狮子喂食时，一个装扮成犀牛，一个装扮成豸。可是由于从非洲返航，水程非常遥远，供给无法保障，饥饿难当的狮子，把这两位饲养员当美味佳肴给吃掉了。于是，同船的福州人惊呼：犀兕碰着狮，下世没法投胎！

后来，福州人凡遇无可奈何之事，均形容为：犀兕碰着狮。这句不时地挂在口头上的俗语话，经过六百年的传承沿袭，雄赳赳的一头“狮”竟然变形走样成了方言中同音的一粒“砂”子。

### 水底讲一身汗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福州还有一句形容与外行难以沟通交流的话，也非常传神精彩。这句民间俗语叫作：水底讲一身汗。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所统率的二百多艘艚艚大舰，全是木质帆船。郑和为了确保中国庞大的船队顺利地走向大海、经营大海，在首次下西洋

间海水不断地灌进船舱，自然急得浑身冒汗。

打那以后，就有了“水底讲一身汗”的说法。

### 七溜八溜，不如福州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词、话语的形成与使用，都源于一定的环境、阶层，被赋予一定指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福州的一句俗语：七溜八溜，不如福州。

原来，郑和下西洋时，到过一个叫溜山国的岛国，即现在的马尔代夫。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记载，它一共有三千多个小岛散布在印度洋上。“水皆缓散无力，



时，组建了一支以长乐人为技术骨干的先遣队，由王景弘率领着去开辟万里石塘（即今西沙群岛）针路。先遣队船只闯入万里石塘不久，即触暗礁。以长乐人为主的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底抢修。而被派来协助长乐人的助手，是负责管理材料的行政官员。不但听不懂闽腔官话，而且对造船修船技术更是一窍不通。修船工匠，浸泡在海水里，根据船底触礁情况，向官员索取名目繁多的各种桁料板材。结果，他不是听不懂，就是人家要桁他拿板，人家要板他给桁。在海水里抢修船舶的工匠，眼见因官员延误时

舟至彼处而沉，故行船谨避，不敢近此经过。古传弱水三千，即此处也。”

踏遍天下惊涛骇浪的郑和，对溜山国海面“缓散无力”的海水之说半信半疑，便派长乐人忠武尉黄参带领一支由极富行船走海经验的福州与长乐水手组成的小分队去探险。果然，船舶被死水粘吸沉没。幸亏黄参他们水性极好，大多被溜山国的人救上了岸。

现代科学已经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在靠近山国的海域，海水之所以出现缓散无力现象，是因为该区域的海水密度在表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密度小的海水会集聚在密度

大的海水上面，上轻下重，使海水成层分布。这上下层之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屏障，叫作密度跃层。密度跃层是海的温度或盐度由很小到很大的一个飞跃变化的过渡水层，有的甚至厚达几米。这种稳定的密度跃层可以作为界面，把海水分成密度较小和较大两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某种外力作用在这种界面上，界面就会因扰动而产生波动。这叫内波，也就是所谓的死水。由于这种波浪处于海面以下，人的肉眼完全看不见。因此，有经验的行船走海人给内波起了一个“看不见的波浪”的别称。在海上航行，一旦上层水的厚度等于船舶的吃水深度时，密度跃层就可能出现死水现象。船舶失去前进的动力，好像被粘在海水里了，因此在整个帆船时代，死水现象令行船走海人人为之恐慌。

后来，在溜山国人充当向导的情况下，郑和的船队才安然无恙地越过了弱水海域，造访了溜山国。郑和率领舟师向阿拉伯海进军时，原先初闯弱水海域的长乐与福州籍的水手因溺水生病，被留在了溜山岛国，要等郑和从非洲返航时，再来收编他们。

黄参带领着福州籍与长乐籍的水手们养病溜山国，在当地居民的照料下都恢复了健康。闲得无聊的他们，便四处溜达。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溜山国虽有三千多个岛屿，但一共只有八个岛屿有人居住。这八个岛屿分别取名：少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麻里奇溜、加半年溜、安都里溜、加加溜和官乌溜。这八个最后一个字都带“溜”的岛屿，人口稀少，合起来，人口也仅有二千余人。以黄参为首的长乐人和福州人，没有多长时间，就把溜山国的八个带“溜”字的岛屿反复走了许多遍。加上当地没有粮食稻米可餐，一年到头惟鱼食之，生活上极不习惯。直到郑和率领船队从非洲返航，才把他们带回祖国。以至于他们回到福州后，深有感触地说：七溜

八溜，不如福州。

由于这是游子的切身感受，至今这句俗语还时不时地挂在经常出差与归国探亲的福州人的口头上。当然，今天会讲这句方言俗语的游子，大多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是，由于它字面的明晰性质，加上可追踪寻迹的地名，经过翻译后，人们便可恍然大悟。

### 海“仄”

不过，还有一些福州方言俗语，因历史过于悠久，究其本体语言要素时，得绕许多弯、费许多曲折，才能追溯到它的源头。因而，初闻乍听起来，颇有些生涩。然而剥开它那坚硬的外壳，就能窥探到它极其丰富的内含。

比如在马欢的《瀛涯胜览》与费信的《星槎胜览》中，都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名叫海“仄”。这个“仄”字，在《康熙字典》里都找不到。但它的资格却很老。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我们的先民用树叶遮体时便把它当作了货币。马欢跟随郑和下西洋看到它时，觉得十分新奇。后来，到了溜山国，才知道它的出处。因而，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对海“仄”作了如实记录“彼人采积如山，罨烂其肉，转暹罗、榜

葛刺等国，当钱使用。”

《岛夷志略》一书的校译者曾记述了一个外国学者记录的材料：“溜山国海中产此种小贝无数，每日当海潮低时，男妇入海采取二次，涉水深及腰际……每人每日所获，有时可多达一万二千枚。”然后，将海贝“埋入土中，使其肉腐消失，乃取出洗净，盛于椰子叶编之角包，输住国外……”

榜葛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既通行银行币，也流行海“仄”。当地的人民称海“仄”为“考黎”，是按枚数的。在暹罗国，海“仄”与金属币同样流通。关于海“仄”的币值，据《明鉴》一书记载：等于洪武初年“钞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这就是说，每一个海“仄”等于明洪武初年间的银币二十两。

由此可见，这些国家有多么落后。然而，郑和下西洋时并没有看不起这些依然把海“仄”当作货币的落后小国，照样与他们进行交易。当年天朝上国的官商往往这样问：你们自己讲该用多少海“仄”来买我一个瓷器？所以，讲“仄”就是讲价钱。而年轻的福州人，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用途与它的语意，在不相信对方许诺时，便从前辈的口头翻搜出这么一句方言俗语指责对方讲“仄”！于是，这么一来，就把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的贸易专业术语——讲“仄”，演变成为不切实际的夸口讲爽快。后来，还作了各种延伸。如：野“仄”、莫“仄”等等。福州人口头的“仄”，相等于北京人的“侃”。如野“仄”、莫“仄”，就是别吹牛！

然而，不管讲“仄”这个方言俗语在口头传承过程怎样被曲解和走样变形，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它以无可辩驳的讲“仄”就是讲价钱这一句语意转换，有力地佐证了：当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追踪建文帝，更不是向西洋诸国耀武扬威，而是经济大海！

